

卡帕多細亞對信經與生活的影響

麥健泰著

袁志雄譯

天主（聖父、聖子、聖神）

在四世紀的時候，亞略異端的爭論成爲了震撼卡帕多細亞及鄰近地區教會信仰的一場激烈辯論。這事始於 318 年亞歷山大里亞城的一名司鐸亞略和他的主教亞歷山大之間的一樁小事件。此事的爭論點卻殊不簡單，因它觸及到基督信仰的核心：「耶穌是否天主？」亞略最終指控其主教犯有異端罪，於是紛爭擴大。亞略出走至巴勒斯坦，並在該地取得了兩名主教支持。他們幫助他遊說爭取得更大支持。

君士坦丁一世的崛起

當時的羅馬皇帝爲君士坦丁一世。他因在 312 年在密文橋 (Milvian Bridge) 的戰役中的勝利而在歐洲聲名遠播。當他在這戰役前向神祈求的時候，他看到天上有一十字架在太陽之上刻有文字「因此印記而勝」。君士坦丁贏得此戰役，及後還得進行多場戰役方才全面控制羅馬帝國。他在兩場戰役中擊敗了他的最後敵人。這兩場戰役其一在陸上，另一爲 Byzantium 附近的 Chrysopolis (324 年) 的海戰。爲紀念這次勝利，他重建了 Byzantium 並將其易名爲君士坦丁堡。自此，君士坦丁便視己爲基督徒並宣稱有保護帝國之基督徒的神召。有一次他去信非洲的主教們要求保存合一及不要讓評論家有機會抹黑基督宗教。其時，他還未受洗。

尼西亞大公會議

那時候正當亞略與其主教之間的事件似乎變得不可收拾之

際，君士坦丁決定於 Bithynia 的尼西亞召開一次大公會議。平常只供羅馬帝國高級官員使用的快捷交通工具均讓主教們任意使用。主教們在尼西亞的住宿也全由君士坦丁支付。約有 300 名主要來自東方希臘語地區的主教參加了是次會議。會議於 325 年 6 月舉行，會中討論了摘錄自亞略學說的主要章節。他們取材自早期洗禮中對聖父、聖子、聖神宣認信仰的用語而寫成了一篇信經。這篇信經堅決地宣認了被亞略所否定的教義。此處節錄了耶穌會士 William Harmless 在其著作 *Desert Christians* (第二十九頁) 當中主要句子的摘要：「我們信…… 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子主，祂由聖父所生（只由聖父所生，意即出自聖父的本體 [ousia]）。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 [homo-ousios]」

以上的摘要駁斥了亞略的四個主要立場：

1. 只有聖父才是天主。
2. 聖子是聖父所造。
3. 聖子是從無中所創造。
4. 聖子在最初並不存在。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07 年 6 月 20 日的周三講道中這樣評論了亞略的學說：「亞略用其學說威脅了真正的基督信仰，宣稱這個『標記』並非真天主，而是一個受造的神，一個半人半天主的受造物，因此永遠沒法被人理解。」[*Church Fathers* p.59] 除了兩位主教之外，所有與會的主教都簽署了最終的文獻。亞略被逐出教會並遭放逐。在整個會議中，主持了這場討論的君士坦丁以敦促教會內及羅馬帝國內的和平與統一，結束了是次大公會議。他並放逐了兩名被這次會議逐出的主教。

那本應結束了這次亞略異端的爭論。可是，君士坦丁卻去信亞略提出了一次私人會面。其後，在耶路撒冷的救主大殿 (Basilica of the Saviour) 的啓用典禮中，他告知在場的主教們，他已將亞略及其追隨者復職。他是一位很實際的皇帝。他較有興趣於國家和平而非關乎教義的爭論。

君士坦丁的離世

君士坦丁於 337 年去世。他的兒子繼承了他的王位 (337 至 361 年)。隨後 Julian the Apostate 執政 (361 年至 363 年)。他從公職中除去基督徒，但卻宣稱容納基督宗派。他在進行與波斯的戰爭中去世。

在該世紀的中期，除了尼西亞大公會議的支持者外，有三個不同的基督徒團體並不支持在尼西亞表決的信條。其中之一，一位近乎由一開始便支持亞略的主教 Eusebius of Nicomedia (他在君士坦丁的時代已被復職) 便組織了自己的教會團體。其後他更成爲了新的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正是這位主教於 337 年爲臨終的君士坦丁施行洗禮。這個可悲的狀況延續了數十年之久。

卡帕多細亞的教父

可是，聖神卻在預備新一代對尼西亞信經以及聖神的天主性的忠實捍衛者。這些捍衛者包括三位土生土長的卡帕多細亞人：巴西略·凱撒里亞 (330 年—379 年)，額我略·納祥 (329 年—390 年) 和巴西略的弟弟額我略·尼撒 (331 年—394 年)。

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兩次週三講道中 (2007 年 7 月 4 日和 8 月 1 日) 這樣將巴西略介紹給羅馬民眾：「他在 330 年生於一個聖徒家庭 (一個沉浸於濃厚信仰氛圍的『真正家庭教會』)。他在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跟隨最好的導師學習。由於未能滿足於他在世間的成

功，並且意識到他在虛榮當中浪費了太多光陰，他懺悔說：『一天，如像一個從沉睡中甦醒的人、我轉眼朝向福音真理的奇妙之光……我也爲我這可憐的生命淌下很多眼淚。』」他成爲了司鐸，最後更在四十歲時成爲卡帕多細亞的凱撒里亞的主教。他在九年後（即 379 年）與世長辭。

正如前述，一位亞略派的主教和亞略異端的支持者已控制了羅馬帝國的首都有一段很長的時期。約在 378 年末或 379 年初，額我略·納祥接受召叫成爲羅馬的一個尼西亞小鐸區的主教。眾所周知，額我略是尼西亞信條和聖神的天主性的忠實支持者。他將他在尼西亞的小團體聚集於城牆外的一間小屋中，以他清晰精確的見解啓迪他們。（見 *Desert Christians* 中亞大納修的 *Life of Antony* p.69）

新的羅馬皇帝 Theodosius I（379 至 395 年）在 380 年 11 月回到這個城市。他恢復了額我略對宗徒大教堂和其他教堂的控制。隨後，他更踏出一步。他召集了眾位主教於 381 年 5 月舉行一次會議。這會議的首個行動便是推選額我略爲主教。姍姍來遲的埃及主教和馬其頓主教質疑額我略的就職的合法性。爲免生事端，額我略辭任主教之職。君士坦丁堡的奈斯多略 (Nestorius) 繼承了他。其後，額我略退隱至納祥 (Nazianzus)。390 年，在他離世前，他在病榻中安排將全部財產轉歸教區。

會議確認了尼西亞信經以及聖三中三個天主位格的共同本質及共同的永恆性。

這就結束了亞略的爭論並確立了天主教爲羅馬的國教。Theodosius 在受洗後不久更徹底地打擊亞略派，命令所有基督徒宣認羅馬及亞歷山大里亞的信仰。他嚴禁所有異端人士在城內聚集，並命令所有教會建築物歸還天主教會。

瑪克利納(Macrina)與苦修生活

在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伯多祿起來向宗徒和長老們說：「洞察人心的天主，已為他們（外邦人）作了證，因為賜給了他們聖神，如同賜給了我們猶太人一樣。在我們和他們中間沒有作任何區別，因他以信德淨化了他們的心。」（宗 15:8-9）正是同一的聖神在四世紀的卡帕多細亞和早期教會宗徒的傳道當中運作。

在這章節，我將集中於老巴西略和他的妻子埃朱莉亞的長女身上。她的父親是卡帕多細亞中一個小城鎮新撒凱肋雅 (Neocaesarea) 的一位修辭學教師。這個家庭擁有很多土地，因而握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的長女名叫瑪克利納。她是取名自她的祖母長瑪克利納。這位女士為她的基督信仰而遭受苦難。她是其子孫的好榜樣。她的孫兒（後來的聖巴西略）正是因在年幼時從她身上所學得的信仰而充滿信仰的熱忱。

小瑪克利納在物質上得到良好的照顧，在信仰和對福音的認識上得到很好的培育。如同一般跟她有同樣社會地位的孩子一樣，她並學習希臘文學。她在十二歲的時候被她的父親許配給一位他所揀選的年輕人。在她到達十四歲的法定適婚年齡以前，這位少年已逝世。有關瑪克利納的生平事蹟主要記載於她的弟弟額我略所寫的傳記。他跟巴西略同樣是有名的卡帕多細亞教父之一。對於他姊姊能夠被一種「哲理性的生活」所吸引（在四世紀的卡帕多細亞，這意即貞潔的生活），他顯得十分興奮。在她未婚夫死後，她便宣稱自己為寡婦，並拒絕聽到任何有關她的婚嫁的事以及她父母的勸婚。據她的弟弟所說，她堅決從此「獨自生活」，表示她選擇要過獨身生活。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聖神在這個少女身上的運作。因著她的青春和她的家族的財富，她本來可以吸引很多少年和他們的父母。在她後來的生活，她將成爲一個苦修會的核心。

只有細心的觀察者方可留意到她的生活模式是如何有規律。她在飯前飯後皆會祈禱，睡前也會祈禱，甚至在深夜也會祈禱。正如與她有同樣身份的少女一般，她也要忙於編織羊毛的工作。但是，她的一個舉動卻使人感到錯愕——就是她開始為她的母親烘焙麵包。她的家是一個擁有奴隸的家庭，而烘焙麵包正是奴隸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她正是超越了她的階級與社會地位的界限。但對她來說，這卻是一種謙卑的行為。這是一個貞潔寡婦在沒有打破任何主要禁忌的情況下，將自己奉獻給天主的一種行為。

瑪克利納的父親在 341 年至 347 年間逝世。這個家庭最年輕的成員——伯多祿——大概就在她父親離世的時候出生。埃米莉亞在丈夫離世後決定遷往他們在 Annesi 近郊的別墅居住。在這個家庭中排行第三的 Naucratus 也一起搬到這個地方。他也過著他自己演繹的一種「哲理性生活」，並同時照顧一些在附近地方的窮苦老人。於 357 年，他在一次打獵意外中逝世。這對他的母親造成很大打擊，並影響到當時已完成雅典的學業的長兄巴西略選擇了苦修生活。

聖神也藉著瑪克利納的生活模式在其他家庭成員中運作。她的母親不再將家中的奴隸當作奴隸看待（最少對那些與她和瑪克利納一同工作的奴隸如是）。這行為具有法律的效果。那些奴隸已獲得自由了。可是，這卻未有將早期奴隸的社會地位提升。這還需要社會意識的改變方能實現。不過，在瑪克利納和她的母親眼中，他們全都是平等的了。瑪克利納的弟弟額我略·尼撒這樣描述了這個改變：「他們共同分享一張桌子，一個住宿和所有生活的必需品，像是完全平等，所有階級的分別已經從他們的生活當中除去。」

在 368 年及 369 年，一場嚴重的饑荒在卡帕多細亞和 Pontus 爆發。瑪克利納收留了因饑荒而成爲孤兒的女孩，希望最後能夠接

納她們進入他們的團體。這些女孩和原來的奴隸改變了這個漸次成形的苦修會的社會階層的組合。除了這些女孩和奴隸，一些富有家庭的女士（包括一些寡婦）也申請加入。這些女士不再被視為「寡婦」、「妻子」和「母親」。她們是「貞女」。她們樸實的衣著是自身貧窮的一種標記。她們嘗試跟隨耶穌教導他的門徒的標準：「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就當作你們的奴僕。」（要明白這兩節的完整意思，我們必須反省，整篇章節〔即瑪 20:17-28〕。）

額我略對他的姊姊瑪克利納多年來為這個擁有奴隸的家庭所帶來的轉變的描述著實觸動人心，並且很值得深入反省。聖神在她的生命中運作，逐漸地改變她，從她的內在再造她，又同時給予她一個對於沒有奴隸的社會的視野。

現今奴隸制（Slavery）一詞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被淡化了。因此，我們必須要反省在四世紀前後的多個世紀中奴隸制的可怖。人類在奴隸市場中像商品一樣被買賣、沒有任何權利可言。奴隸從他被他的主人擁有的一刻開始，直到他死去或被賣給別人為止，都被視作那個家庭的奴隸。奴隸與他們的主人在社會上有著基本的分別。明白這點之後便可看到在瑪克利納身上所帶來的轉變之巨大，而這些轉變也不是只為她一人而來的。

為幫助大家進一步深思這事，我想在此作一點補充。在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發表為「在愛德與真理中的完整人類發展」的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的時候，聖神便在他和他的助手中運作。現時的金融危機顯示我們仍然需要很多位瑪克利納的幫助。